

黑旗

杨剑鸣
自选集

杨
剑
鸣
著

济南出版社

黑 旗

杨剑鸣自选集

济 南 出 版 社

杨剑鸣
自选集

黑旗

杨剑鸣著

济南出版社
1996年 济南

黑 旗——杨剑鸣自选集

杨剑鸣 著

责任编辑:朱向泓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封面设计:戴梅海
德州新联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25
字数:36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6000

ISBN 7—80629—074—5/I·14

定价:23.0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重读杨剑鸣西部文学的感悟

朱向前

中国西部，作为一次次地壳运动的结果，已经在地球上隆起了亿万年，形成了壮阔、雄奇、神秘的最伟大的自然景观。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西部再度崛起，但这是一次文学运动的结果，这是一次艺术创造的崛起，它形成了当代中国辉煌的艺术山系——

先是以昌耀、周涛、杨牧为代表的“新边塞诗”带着汉唐气派突进中国诗坛，与阴柔之美的“朦胧诗”派分庭抗礼；继而，张贤亮、张承志、王蒙、扎西达娃、马原等人的西部小说又异军突起，以其雄浑、苍凉、诡谲的风采傲视中国小说界，接着，一部《黄土地》揭开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革命的序幕，随之是“黄土高坡”的高原旋律刮起的“西北风”鼓动了大陆通俗音乐的高潮；最后是散文界，被马丽华的《藏北游历》和周涛的《稀世之马》、《游牧长城》的大气磅礴所震动……

这种奇迹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艺术生产力和创造性空前

的解放与激发？是因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异化代价所导致的人类“回归自然”原始情节的冲动与释放？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现实的巧合？……

无数个大命题有待无数部专著来研究、阐发和解答。我，作为一个军旅文学的批评者，面对以上现象常常感到的却是一种军旅文学的失落。也就是说，在贯穿整个八十年代的西部文艺大交响乐中，军旅文学或者说军旅小说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虽然我们间或可能听到唐栋、李镜、李本深等人的吟唱，但在那宏大的气势中，终不免有细若游丝之感。这又是为什么？

从理论上说，西部的自然环境和西部的人文精神中所滋养的英雄主义气质，与军人的品格，与军旅文学的基调，正应该是相契合相通溶的。中国西部的冰峰雪山戈壁沙滩是磨砺锻打和平时期中国军人的意志、情操和性格的最佳场所，同时也就应该是培养和产生优秀军旅文学的理想温床。但现实的景况却让我们陷入尴尬。

同样令我自己感到尴尬的是，面对以上悖论，我们的军旅文学理论显得不堪一击，它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是因为它还没有对西部军旅小说进行应有的关注和像样的研究。我在为西部军旅小说感到遗憾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感到惭愧。

之所以引发我上面一通大而空的感慨，乃是缘于此刻摆在案头的济南知名作家杨剑鸣君的小说自选集。当然，杨君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军旅小说而送来让我作序的。我也是在读完之后才恍然悟到，这原是一部地道的军旅小说集，而且还是一部地道的西部军旅小说集。于是，心情也随之一则以欣喜，一则以惋惜。

我清楚地记得，10年前——1987年2月号《青年文学》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我颇为得意的一个短篇《地牯的屋·树·河》，

并且还配发了徐怀中老师的评论《探索性的，而又是深思熟虑的》。紧随其后的就是中篇《黑旗》。因了这种缘份，虽然我当时对作者杨剑鸣的名字颇感陌生，但还是认真读起了这篇小说。读着读着，便为之吸引。倒不是由于作品对特定年月中极左政治的有力揭示，而更多的是由于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戈壁深处的那一份遥远陌生而又强劲有力的浓郁气息，以及作者对大漠军人生活的那一份稔熟与亲切，和他影影绰绰地对西部军人精神与气质的触摸与理解，更重要的是从这一作品中展示出的作者的才华。这部作品的表现内容和风格在当时的军旅小说世界中是并不多见的。我立即打听作者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他正准备转业回济南。5年之后，当我应邀和老同学叶雨蒙结伴去济南出版社参加他的长篇纪实小说《黑雪》的首发式时，又意外地发现此书的责编正是杨剑鸣，于是我们相识了。交谈之下，这才知道他原来在西北大戈壁漠地的一个导弹卫星基地摸爬滚打吹拉弹唱了16个春秋。遥想《黑旗》当年，我心中感叹“难怪不得”。

所以，读到这一部小说集时，我不觉着意外，而是感到欣喜。杨剑鸣不仅写过《黑旗》，而且还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小说》、《长江》等刊发表了《死亡地带》、《昼的月》、《孤独的大漠》、《逆风发射》等百余万字的系列作品。贯穿在这些作品中的思考有政治色彩比较强的，也有超越了意识形态层面而楔入了人性美或人性恶的深度的甚至还有关于非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悖论的敏感追问。殊为难得的是，它们都统一展开于西部的自然环境、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之中，传达出了一种西部独特的氛围、情调和气韵。以此足可断言，杨剑鸣是一个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孜孜追求西部军旅小说创作的军旅作家。这部小说集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晶，亦

是西部军旅小说的一个重要收获。

我的惋惜之情即由此而生——假如杨剑鸣没有转业或者说不中断他的西部军旅小说创造的追求，那么，以他横溢可见的才华和扎实的大漠军旅生活体验，他的成功势必会再推进一步，而完全有可能在雄壮的西部艺术交响中为军旅文学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不过，话不能说得太绝对。现在为他惋惜也许为时过早。今天杨剑鸣君突然想起来结集旧作出版，仅仅是为了一种纪念吗？或者是一种怀旧？创作往往就像酿酒，发酵得越久，其酒便愈香。再说了，十几年军旅生活的历练和戈壁风沙的摔打难道就不会对他今后的人生（无论继续从事创作与否）发挥一种久远的影响吗？就算他从此放弃西部军旅小说的创作，但西部的灵气和精神就不会在他来日漫长的旅途中突然绽放吗？

——尤为可喜的是，杨剑鸣君在认真作了6年文学编辑后，目前重又回到了文学创作的轨道上，并有一发而不可收的潜在的创作势头——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我们等着瞧好了！

（作者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



作者近照

杨剑鸣，1957 年生于济南，1973 年参军，历任团、师、军、兵团文化干事、创作员等职，曾被授予少校军衔。毕业于西北艺术学院。1981 年以来发表文学作品 200 余万字，出版有《杨剑鸣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裂变》、《内幕·1970》和传记文学《忆梦重重》等。中篇小说《黑旗》、《死亡地带》等有广泛影响。部分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短篇小说《绿色殖民地》入选日文版《亚洲优秀中短篇小说选》。现在济南市文联工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

目 录

重读杨剑鸣西部文学的感悟

.....	朱向前	1
黑旗		1
逆风发射		38
昼的月		192
绿色殖民地		197
死亡地带		221
孤独的大漠		279
彩脸		287
美丽		299

无河的大桥	305
无桥的大河	316
一个间谍的墓志铭	325
哨子六	394
名士楼	490
举一面雄性旗帜从西部走来	
——青年作家杨剑鸣及作品印象	
..... 欧阳石	504

黑 旗

一

一个奇形怪状的五月天，生养了一个早熟的太阳——大火轮子从天边滚出来，爬上天空。

当万缕阳光挺拔地站在大地上时，闷热的西部洪荒大漠上走来一辆毛驴车。

车上坐着两个人，两个年轻的军人；一个懒洋洋地赶车，一个无精打彩地静坐。

大漠很静，没有一丝风，只听得毛驴车单调的咯吱咯吱的扭动声。

这样过了很长时间，车上的人已昏昏欲睡。

走在前面的那头独眼老驴终于扬起脸来，立住了。当它望向前方时，肮脏的长脸上便有了生动的表情，这畜牲庄严地引

吭高歌：呃——啊——呃——啊——

一阵声嘶力竭的怪叫后，独眼老驴抖擞精神，四蹄用力，把身后的平板车拉进了古老的额吉纳原始森林。

若干年后，马尔昆这个死里逃生的家伙，逢人便讲，他的那段荒诞透顶的生活经历，就是从毛驴车走进额吉纳原始森林的那一天开始的。

额吉纳原始森林，南北绵延数百公里，面向血红的残阳。

逆光下，茂密的森林悬空形成一抹宽大浓厚的黛色，透出一种苍雄伟岸的风骨，冲天的潮气带着野性扶摇直上。清一色的胡杨树，树干龟裂，枝叶茂密。枯枝败叶一经搅动，便散发出浓烈的发酵气味，许多幼兽常常被这种发酵气味熏得东倒西歪。

17年后，马尔昆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老同学相聚在北京饭店时，一气喝下大半瓶自备的老白干，脸不变色心不跳。这等海量，与他曾呼吸了5年的发酵空气关系极大。

进入森林，闷热被远远抛在身后了。

森林里十分凉爽。这凉爽来自许多方面，森林里不仅浓荫蔽日，而且，黑河流域的一条支流经大漠流入森林，纵横穿过。

黑河是一条时令河。河水来自祁连山融化的雪水。大漠的河床干涸了，但森林里却碧波荡漾。

每逢傍晚，成群结队的野兽来到河边喝水，打闹恶斗，偷情交配，喜怒哀乐的吼声摇撼着森林。

毛驴车继续前行。

独眼老驴显示着非凡的耐力。马尔昆早已从昏睡中醒来，大口大口地喝着清凉的潮气。

赶车的陈小卓叉开双腿，站立车前，肥大的裤裆里无法寻见他那精瘦的屁股。他利用回连部接马尔昆的空闲时间，匆匆

找人剃了个光头。

他18岁的奇瘦的尖顶头颅泛着青铜器皿一样的光泽。他告诉马尔昆，从当兵那天起，他已经在这里放了两年羊。他说话的声调正处在成为男子汉之前的变声阶段，但他对此毫无察觉。

他试图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使用。他无忧无虑的脸上有一个漂亮的大鼻子。凉风习习，他哆嗦了一下，弯腿躬腰，七窍封闭，一番充分的准备过后，打了一个雄壮的喷嚏。

大鼻子痒得极舒服，他起劲揉搓，把肥硕高挺的鼻子弄得东倒西歪。他四下张望着，咳了一声，愉快地吹起了口哨。

杂草败叶厚厚一层，走进森林深处，路愈发艰辛了。

独眼老驴蛮劲大发，行进的速度丝毫不减。独眼老驴的婚姻辉煌而又可悲。早年，它同它的爱妻一起进入这大森林时，没有任何一只多余的同类插足。它们爱得专一，形影不离。

可惜好景不长，老母驴产前热病，一命呜乎，连同大肚子里那个憋死的驴崽子一起葬进了森林的肥沃土地下。

独眼老驴一直靠回忆幸福的往事生活着。离开森林几日，便格外思念埋葬着爱妻的故土。每每赶回森林时，便十分卖劲，归心似箭。

“看啊，到了！”

陈小卓奶声奶气地喊起来。他的口哨已经停止，双手把精瘦的屁股拍得呱呱响。

马尔昆终于看到，密林不远处有一块天然平地。不难看出，这平地一度曾杂草丛生，眼下已被踏平了。靠右手方向有一间灰褐色的土房，四周围着篱笆。

平地上拥挤着大片羊群。毛驴车在靠近羊群时缓缓停下来。

陈小卓抢先把马尔昆的行李卷背下车，马尔昆只好空手跟

在后边。

“立正——”

冷不防一声尖叫，吓了他一跳。

马尔昆懵懵懂懂，寻见了那个发出口令的人——他无疑就是谷麦了。

谷麦似乎比陈小卓还要小，模样非常年轻。他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朝这边看着，活泼地眨着两个笑眼，露出两颗洁白的小虎牙。

他身旁站着一只体形高大的黑色老山羊。他拍拍老山羊的犄角，老山羊便迅速跑上前来，啪一下用前腿弹弹地，冲着羊群“咩——”一声长叫，将谷麦下达的口令翻译过去。

羊群闻声而动，一阵嘈乱过后，很快安静下来，居然排列成很像样的队伍。几只羊羔没头没脑地乱蹿，老山羊跑过去将它们拱回队列里。

“大学生同志，”谷麦兔子一般灵巧地蹦过来，啪！敬了一个军礼，“我和我的羊群热烈欢迎你！我的话完啦！”

马尔昆至死都不能忘记眼前这张年轻天真的面孔——他完全还是个孩子。

马尔昆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弟弟，他弟弟什么都不行，甚至还不懂得激动，一激动就要尿裤子。

谷麦时年只有 14 岁，父母的独生儿子。

二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

马尔昆睁开眼睛首先看见的就是那根伸向屋角的绿树芽。屋子的门框是借就相邻的两棵鲜活的大树建成，显示着建设者

当初就地取材的聪明与残忍——凡树身钉有钉子的地方都长出一些奇怪的疙瘩，而且从疙瘩缝里仍有痛苦的粘液流出，凝结成黄色的晶体。绿树芽就是从那一堆堆疙瘩旁长出来的。因终年不见阳光，叶瓣黄瘦。

马尔昆起床后，试图去抚摸那些枝叶，但他立即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现象：树芽开始向他的手掌方向移动，缓缓地机械地移动，似乎还带着一种令人感觉到的声音。

马尔昆顿时愣住了，恐怖地将手缩回。

树芽也在片刻的静止后，又以原有的速度向回弯去，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对于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马尔昆很快作出了科学的解释：绿色植物渴望获得阳光，一旦失去了阳光，便对周围的温差变得极为敏感了。

马尔昆突然受到这一论断的强烈震撼，脸色顿时阴郁起来，当他把目光再度投向黄瘦的树芽时，心情沮丧到极点。

屋外欢天喜地，热闹非凡。

陈小卓挥舞铁锹在羊圈里出粪。这个来自鲁南农村的年轻士兵赤裸着精瘦的上身，一次次用力甩动着铁锹，漂亮的大鼻子里发出威武而又短促的低吼，飞旋的羊粪在空中几乎沿同一轨道运行，抛物线的末端传来物体加速度落地的重声。

汗水漫过他那一根根凸起的肋巴条，渗进下身的裤衩里，腰际已是一圈黑湿。

羊群在周围欢腾跳跃，咩咩声此起彼伏。老山羊立在高处，严肃地注视着它的部下。

谷麦在一棵大树下忙得不亦乐乎，把早饭的炉灶烧得浓烟滚滚，却也透出一阵饭香。

缕缕晨光射入森林，上细下粗的光柱顶天立地，光环套进

光柱里，如玉佩玛瑙，辉煌非凡，碰出阵阵无声无息的叮当乱响。

面对现实，马尔昆极力回想着昨天晚上睡觉时的情景。

由于他的到来，陈卓和谷麦合二为一，临时挤在一张床上，两个人相互谦让，羞羞答答，力求给对方多一些空间，但一经入梦便完全是两样了。他们拼命抢占地盘，上下八条长肢相互盘缠，分不清彼此。谷麦不知做了个什么好梦，嘿嘿笑起来，把脚后跟使劲踹在陈卓那精瘦的尖屁股上，两人几乎在同时大吼一声醒来，一个捂着屁股，大眼瞪小眼直叫疼。二人相视良久，又躺下，又羞羞答答地谦让地盘，却都把大眼睛盯着屋顶，无论如何弄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眼下，看一眼陈卓，再看一眼谷麦，他们正以严谨的态度忙于劳作，脸上充满神圣的表情，这难道就是昨天夜间的他们吗？

马尔昆没有惊动他们，寻了个地方，悄然坐下沉思起来。

毕业分配时，马尔昆只知道他未来的工作单位是在地处西北边疆的导弹试验基地，但绝没料到导弹基地居然还有放牧的营生。

“大学生必须进行劳动锻炼，以皮肉之苦陶冶灵魂，以期达到强化思想的目的。”

政委的这一指示精神传达到连队，连长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造就这位大学生。于是指出：

“到荒僻的大森林里放羊是最好的办法了。你去吧！”

马尔昆以后回忆道，他当时的心情恍惚、新奇，随即进入疯狂的失控状态。

生平的梦境杂乱无章地一齐涌来，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金光闪烁；凡胎肉身，飘然飞起，自己不知自己为何物。